

## 四、革命運動的推展

羅福星於民國元年八月，在故鄉接獲住福州南門大街北伐軍聯團百長劉士明之函，邀往台灣從事抗日革命，即欣然應約前往，在劉士明宅與劉習修、徐金固、吳達江、江巴山、林修五、吳修建、金星橋、陳震呆、林志遠、古維新、羅國亞等十一位志士相商，決定在台灣的抗日革命組織名稱爲「華民聯絡會館」，並推舉劉士明爲主盟人，羅福星等十二志士爲「實任募集主盟負責員」〔註二一〕。組織粗定，羅福星等十二志士便一同遊歷國內山川。歷數月，遊畢祖國山河，於十二月返抵汕頭育善街台灣革命本部〔註二二〕。十二月中，羅福星與羅國亞自汕頭乘火輪來台，而其他志士則分別自福州、東京先後來台。至十二月下旬，十二志士齊聚台北，在大稻埕互議，分配負責募集黨員之地區。劉習修分配在台中，林吉祥（林修五或林志遠）分配在嘉義，吳立球（吳達江或吳修建）分配在台南，而羅福星則分配在苗栗及台北二地，各在專門地區負責黨員之募集事宜〔註二三〕。

關於黨員之募募集工作，羅福星因曾在苗栗居住四年餘，且曾進入苗栗公學校就讀，因此他在苗栗擁有許多學友和鄉親，可作爲其宣傳革命和招募黨員的對象。而羅福星也因曾經經過數年革命經歷的洗禮，再加上數月祖國壯麗河山的薰陶，可說已近乎脫胎換骨，早已非數年前的羅福星可比。故羅福星之出現，大令其昔日之學友、鄉親刮目相看，再加上祖國革命成功的鼓舞，因此不但喚醒了他們的國仇家恨，更喚起了他們反抗異族壓迫的勇氣和決心。由於羅福星回來台灣號召抗日時，同胞們都對他投以熱切的希望和信心，因此他招募黨員的工作，也就進行得格外順利，至次年四月初，便已招得黨員五百餘名〔註二四〕。當苗栗方面的招募黨員工作，已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之後，羅福星於民國二年三四月間，也同時在台北方面展開招募

黨員的工作〔註二五〕。在初期，羅福星因不通閩南語，故多賴通閩南語之江亮能之協助〔註二六〕，後羅福星亦學會閩南語，招募工作才獨立展開〔註二七〕。

羅福星在勸募黨員入黨時，其宣傳要旨，除了曉以民族大義〔註二八〕和介紹其個人的革命經歷和祖國革命成功的進步和幸福外，並以具體的事例來說明日本的暴政（如在革命論文中所列的稅政十一條即是），以喚起對方仇日之情，因此被募者皆慨然允諾。此外，從各志士受審的檔案記錄中，亦可看出羅福星對黨員宣傳所提出的革命目的、策略、時間、武器來源等內容。在革命的目的上，他明白提出「驅逐日人，恢復台灣」的口號；在革命策略上，是配合中國革命軍的到來，島內革命黨蜂起，合力驅逐日本人；在武器來源方面，軍械、子彈由中國運來，糧食則由中國運來或本島自籌。由於羅福星與國內許多黨政要人具有密切的交誼，因此他的宣傳，乃深深鼓舞了黨員們的熱情和信心。

雖然，羅福星在招募黨員的工作上，具有著許多有利的條件，然而，在日本政府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和嚴密保甲制度的監視之下，要想在台灣從事革命運動，勢必要採行秘密的方式，故志士的入黨，都必須經過宣誓嚴守秘密的手續，並須交上父祖三代之姓名、年齡之清單與入會金，以加強各黨員的團體意識感和守密責任感。為強化保密的功能，黨員間的革命情報通信，律以密語為之；對各地黨員的組織，亦每每冠以各種宗教性、職業性、慈善性的名稱，如神明會、觀音會、父母會、兄弟會、老人會等，或為介紹工作，或為合營事業，如此以躲避日本警探的耳目，萬一不幸被捕，亦可藉此解脫罪嫌。

由於革命黨的目的是為了與日本人開戰，因此，由秘密方式所招募的黨員，自始即納入正式軍隊化的組織之中。組織中分為司令軍長、司令官、百長、五十人長、十人長等職務，視各人所能招募之黨員人數而授予相當之職位，例如，江亮能是正部司令軍長，指揮二千人，周齊仔、徐達賓、陳宇宙為千人長，鍾泉海為五百人長，黃光樞、陳讚和、李鴻昌、張九註、陳乞食為百人長，賴九通、蔡衫毛、陳超廣為五十人長，王卯未為二十人長，林金魚、陳耀火、陳登城、張火炎、莊風雨、葉加

車、楊寶全、楊鄞鎮坤、劉有德、謝阿昌等爲什長，林炎江、高明、孫學老等爲伍長。其他如國事偵探、書記或秘書等職，亦皆是爲輔助軍隊組織而設。羅福星除了將黨員納入正式的軍隊組織之外，同時更在私下利用各種關係，而與黨員同志建立深厚的、親密的基本關係，例如，羅福星的祖母姓葉，於是他和葉紹安除了是同學之外，彼此更是姻戚，所以兩人的情感非常親密；其次，謝德香的母親姓羅，於是羅福星便稱謝母爲姑姑，於是彼此便建立了表兄弟的關係；再如黃阿書，羅福星因妻子也姓黃，於是便稱他爲舅子；此外，羅福星與邱義質、傅清鳳、羅東華、黃增富等，則分別歃血爲盟，結爲兄弟；至若其他同志，或與之同床共席，徹夜長談，或與之把酒言歡，推心置腹。因此，使得每一個和羅福星結交的同志，都覺得自己便是羅福星最信任、最親密的革命伙伴，每個人都對他感念至深。由此可見，羅福星是一個具有濃厚現代化色彩的英才型（Charismatic）革命人物，與一般假借神道的抗日革命大異其趣。

此外，爲了安全的緣故，羅福星所發展的革命組織，也採取了縱式的組織形態。在地區上，不但有苗栗、台北、桃園、基隆間的大縱，即使同在一地區內，如台北間的同志互不相識，而在小縱間，如非隸屬於相同的招募員或因其他關係早已相識，則同志之間亦多互不相識。例如，大湖葉水全、吳頌賢之入黨，其間雖曾經羅福星在同盟會時之友人吳偉康<sup>〔註二九〕</sup>（化名吳覺民來台）之協助相勸，然最後仍是親經羅福星之手，於民國二年八月底在苗栗街依規定手續而入黨之人，然因縱式化的結果，不但居住苗栗的重要同志如謝阿鼎、江亮能、邱義質等不知道葉水全爲同一大組織內之同志，即使當時曾在大湖擔任巡查補的黃增富亦不知情，由此可見其縱式化程度嚴謹之一般。